

卷之三

開創世紀

探求
一個燦爛的世紀

金庸
池田大作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

作者／池田大作，金庸

編輯／黃白露

出版／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 191 號嘉華國際中心 2501 室

電話：2597 5513

圖文傳真：2960 0625

承印／天時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 321 號嘉柯達大廈 2 座 9 樓 901—8 室

香港發行／藝文圖書（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偉業街 99 號連順工業大廈 5 字及 7 字樓

電話：2795 9595

圖文傳真：2795 8818

台灣地區發行／遠流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 3 段 184 號 7 樓之 5

電話：(02) 2365 1212

圖文傳真：(02) 2365 7979

版次／一九九八年七月初版

ISBN ／ 962-8129-20-1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金庸至日本創價學會訪問，池田表示熱烈歡迎。



池田與金庸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
金庸寓所初次對談。



日本創價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
金庸。



金庸到日本訪問，與池田於創價學會
會見。



池田與金庸出席香港國際
創價學會主辦的「世界兒
童繪畫展」。



池田與金庸參觀香港國際
創價學會主辦的「世界青
年促進和平文藝晚會」。



金庸應池田之請為日本廣島的「中國和平紀念墓地」題寫的碑銘。

目 錄

序 言	人生何處不相逢／池田大作	3
第一章	香港的明天——面對回歸	9
第二章	中日關係與環太平洋文明	3
第三章	撫今追昔話當年	103
附：金庸致池田大作的信	63	15

第四章	從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紀	167
第五章	酒逢知己千杯少——論中日的友情觀	
第六章	談香港的明天、佛法與人生	217
第七章	漫談世界名著	245
第八章	魯迅：在靈魂深處喚醒民眾的作家	
第九章	日蓮・巴金	337
第十章	中國人的多元思考與文學創作價值觀	
第十一章	大文豪雨果：以人性之光照耀世界	395
第十二章	中國古典小說的典範——《三國演義》、《水滸傳》	371
		305
		203

序

言

人生何處不相逢

池田大作

美好的相會，一瞬的邂逅，決定命運的偶遇，還有那殘留下悔恨與痛苦的遭遇。「相見時難別亦難」，人生際遇的「戲劇」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

在人生這部大戲中會有一見如故的相會，那種無須語言而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握手是何等的令人心醉。

在那樣的相遇之際，人會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令人懷念的——以佛家之言而論，就是「宿世之緣」的命運之線在操控，那種一見如故，心心相連似乎は好久好久以前就在彼此的心靈深處已是款曲相通。

我與金庸先生的相見，確確實實就是「有緣千里能相會」。

金庸先生賦予中國傳統的「武俠小說」新的生命，因而被譽為「中國文

豪」、「東方的大仲馬」、「凡有中國人之處必有金庸的小說在流傳」，是一位名聞遐邇的大作家。同時，他又創辦香港著名的報紙《明報》，三十多年以來，他成為香港輿論界的風雲人物。

恕我不能將金庸先生的傳奇一一列舉出來，我所感嘆的是，他在面對巨大權勢時絕對不後退一步的風骨，而正是這種風骨中充滿着對人民群眾的摯愛之情，他時常注視着民眾這一原點，對之懷着風雨不動的「目光」。而這就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常傳承不衰的「大人」風骨。

常言有所謂「筆鋒」，金庸先生就是以筆為劍，鋒芒畢露。「敵」者洶洶，從左從右而來，不管從哪裏而來都令人憎惡、驚恐。他們攻擊他、中傷他，甚至想狙擊他！

我與金庸先生在香港、東京等地曾四度相談，領教匪淺。我曾問道：「那些壓迫很激烈吧！」他當即答道：「是的，但是，明白了是非善惡之後，我絕不對不合理的壓迫低頭屈服！」

時時蕩漾着微笑，一副文質彬彬、慈和的君子風度，但卻有着不屈不撓

的勇者的風骨和精神——這也許就是使讀者為之入迷，令人血脉賁張的武俠小說的秘密所在。

金庸先生不僅文名赫赫，且是少數有成就的實業家。然而他沒有選擇那種對世事不聞不問，只顧自己安穩度日、優閑享受的生活，而是以「是否符合民眾利益」來作為發言的基準，也就是「為民請命」這種中國正直的士大夫之傳統，離開了「民眾」這塊大地，雖費千言萬語也是空洞之物，是毫無價值的論調。

我認為，金庸先生關於香港回歸中國的過渡時期的談話，關於文化大革命本質的言論都是卓有遠見的。這是基於他一貫「站在民眾一邊的言論」立場，是慧眼獨具的論鋒。

那些口口聲聲自命「真實」者，其實常常是權術家和謀略者。對於他們，不要迴避，惟有蔑視此輩，方可以徹底打破邪惡之壁！

我亦打算以同樣的心情共赴此願。與金庸先生的相會直感是不可思議之「緣」。我們可以說是一見如故，他的人生經驗與信念使我心靈深處也奏出

共鳴的音符。

在中國的春秋時代，孟子宣揚其「王道」理想。他曾指出，以武力或者權謀術數而圖一己之榮華，利用他人作為達此目的手段者就是「霸道」。與之相對的是，以光明正大，無處不在的「人格魅力」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就是「王道」。

況且，時代的黑暗還相當的深沉，這不是還有這麼多人夢寐以求「霸道」的原因嗎？那些不為毀譽褒貶與爭名求利之風所動搖的人，才能在佈滿荊棘的信念之道上闊步向前。

「自反而縮，雖萬千人吾往矣！」這是在對談之中金庸先生曾經強調的話，這種信念在人生中折射出「王道之人」的光輝。這個對談相繼在日本的《潮》月刊，香港的《明報月刊》等雜誌上連載一年之後，我與金庸先生再次在香港會面。席上，金庸先生說：「我們要把這個對談繼續進行下去，以後再出版續集吧！」他還說：「出完第一本對談集和續集，再過十年，我們再來出第三本的對話集！」那種意氣風發的氣概，令人心情澎湃。

那也是我所期望的。金庸先生今年七十三歲，我亦已七十歲了。與杜甫所謳歌的「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時代已大相徑庭，我們還那樣年輕。以論文學而始，然後圍繞着香港問題、師徒友情、佛教的生死觀，文明論，青春時代的追憶等等。我們議論風生，求同存異，可以說是無話不談！

人生何處不相逢。「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新的路程在等待着我們。因此，這裏所收錄的內容，都是我們「對話」之旅的里程碑和計里鼓。

我從心底裏深深祈念——我所摯愛的香港，在回歸祖國一年之後繼續繁榮發展，幸福永遠！

此次承北京大學出版社厚意，出版金庸先生與我的對話錄。北京大學是世界著名的中國最高學府，我和金庸先生都忝列北大名譽教授。今年又值北京大學建校一百週年紀念，我們的對話錄有幸在北大出版，這也是我們對北大百年所獻上的一份薄禮。謹此祈祝北京大學在學術教育領域永葆青春，精猛勇進。（按：本書日文版由潮出版社東京社出版，中文版香港由明河出版社出版，台灣交由遠流出版社發行，中國內地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